



欽定春秋左傳讀本卷二十三

昭十二年
盡十七

昭公



經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夏四月楚

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楚

公子奔疾殺公子比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

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

丘公不與去聲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公

至自會無傳不得與於盟故以會致或蔡

同治八年謹遵

三原寶文卷二十三昭公

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冬十月葬蔡
靈公 公如晉至河乃復 吳滅州來

傳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
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治區夫曰非也若見
費人寒者衣去聲之飢者食去聲之為之令主而
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亾矣民將叛之誰
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
去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
將焉音薦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治區夫魯大夫費叛在明年傳終言愛民之效經書圍費不書南蒯叛者不以告廟

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遠音薦掩而取其

室及即位奪遠居田遷許而質音致許圍蔡洧

音鮪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

去聲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鬪韋

龜中音欄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蔓成然

故事蔡公故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洧蔓

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去聲職之族啟越

大夫常壽過音戈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

之觀音館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
 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
 子干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強上聲與之盟入襲
 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
 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
 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
 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
 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亾則如違之以待所
 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

適而可眾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
 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
 弃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木羹許葉之師
 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
 為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
 已乃藩為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狎皮皆切先
 入因正僕人殺大去聲子祿及公子罷音疲敵公
 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公子
 弃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

同治八年謹遵

三傳讀本卷三十三昭公

二

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子斯

切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

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

人老而無子知擠子細切于溝壑矣王曰余殺

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

郊以聽國人王曰眾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

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亾於

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

音支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公夏將欲入鄢

音馬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音干王命

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弃吾其

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

縊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觀從謂子干曰不殺弃疾雖得國猶受禍也

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

侯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弃疾

使周走而呼去聲下同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

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

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眾怒如
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眾至
矣。二子皆自殺。丙辰，弃疾即位，名曰熊居。葬
子于于訾，實訾敖，殺囚衣去聲之王服，而流諸
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為令尹。楚
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
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去聲舍上聲，寬民宥罪。舉
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
卜，乃使為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欒

欒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
寡君以欒欒，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
問欒欒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
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
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
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
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
厭平聲也。故從亂如歸。初，共同王無豕適同，有
寵子五人，無適同。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

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音現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

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去聲室之庭使

五人齋同齋而長上聲入拜康王跨去聲之靈王肘

加焉子干子皙皆遠去聲之平王弱抱而入再

拜皆厭同壓紐鬪韋龜屬音燭成然焉且曰弃禮

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

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去聲相求如

市賈音古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去聲誰與同惡

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

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

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

從去聲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

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無民

亾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忘楚君子干

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弃

疾乎君陳蔡城外屬音蜀焉苛慝不作盜賊伏

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

半彌爾切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

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

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

尹也數上聲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

遠去聲之其貴亾矣其寵弃矣民無懷焉國無

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

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

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

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去聲善齊同齋肅不

藏賄不從同縱欲施去聲舍上聲不倦求善不厭去聲

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

子也有寵於獻好去聲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

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

犖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

欒卻狐先以為內主亾十九年守志彌篤惠

懷弃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

方相去聲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

共同恭有寵子國有與主無施去聲於民無援去聲

同治八年謹遵 昭公

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時楚靈王在乾谿公子弃疾在蔡為蔡公
 公子比子干在晉公子黑肱子皙在鄭
 成然為郊尹犬子祿公子罷敵與其近官
 正僕人等及遠氏之族遠居許圍蔡消皆
 在國蔡消有寵而不禮者有寵謂有職事
 郊尹及居守者同啟越得息舟而蔡觀從
 字子玉與聲子之子朝吳假蔡公之命以
 召子干子皙劫蔡眾許復陳蔡國因用陳
 蔡二不羹許葉及遠蔓許蔡四族入楚觀
 從以其父觀起襄二十二年為楚所轅裂
 故怨楚欲亂之陳蔡欲復靈王之讎請為
 武軍謂築壘藩則速撤之魚陂今天門縣
 地言梁自乾谿歸途今信陽地也然丹自
 歸楚國靈王順漢水而下將入于鄢鄢楚
 邑在今宜城至棘邑闔門遇申無宇之子
 亥亥出求王遂以歸國語吳語云王親獨

行屏營仿偃于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
 人疇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
 王枕其股以寢于地王寐疇枕王以璞而
 去之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棘闈棘
 闈不納乃入芋尹申亥氏焉王縊申亥負
 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此五月二十六日
 癸亥也十八日乙卯夜子干子皙死十九
 日弃疾即位改名熊居是為平王傳先言
 癸亥者終靈王之事經書四月者本子干
 入楚言之子干被弒名楚赴辭也楚師還
 自徐其五帥前年穎尾所遣蕩侯等五人
 也枝如子躬楚大夫犍櫟楚先取鄭邑平
 王新立以賂鄭鄭自悅服故聘事畢而不
 致平王善其有權故言毋以奉使為勤勞
 有使事將復告之以璧見于羣望者言先
 祭山川星辰皆以此璧見鬪韋龜者蔓成
 然子旗父也違命謂先不立平王而立康
 王子干在晉久無令望其從無達者叔向

同治八年謹遵

三專賣本卷之三十三昭公

八

又知弃疾在蔡得民能為楚奧主故知子干不得立而因推說之

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去聲

鄭音梗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

以不示威乃竝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

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

于邾南甲車四千乘去聲羊舌鮒攝司馬遂合

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去聲鄭伯以會子

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

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于衛地叔鮒求貨

於衛注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

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

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

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平聲

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

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

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

何對曰盟以底音旨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

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

昭公

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
啟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
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
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
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
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同恭有威
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弃共。百事不終。所由
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
閒音諫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

以顯昭明。志業於好。去聲講禮於等。示威於眾。
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亾之道。
恆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
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
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
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同恭以
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閒音艱矣。不可以
不示眾。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
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

我幾

音機

亾矣我之不共

同供

魯故之以晉侯

不

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
 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
 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弃周公之後亦
 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
 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
 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方問切於豚上其畏不死
 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弃乎若奉晉之眾用
 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鄆之怒以討魯罪聞其

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

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

去聲

于除癸酉退

朝

音潮

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大叔止之使

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

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

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

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

以爲請諸侯靖兵好

去聲

以爲事行理之命無

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

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亾可待也。存亾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公不與。去聲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上聲冰以蒲，同伏，同匍，蒲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音從。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為為善。」

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晉成虎祁在八年，魯取郟在十年，良在今邳州，水道不可謂大水，斷道也。還謂晉侯自良還，邾南蓋晉地，四千乘，則晉守盡起前遺，啟疆所謂遺守四千，後鮮虞人聞晉師悉起是也。羊舌鮒，叔向弟，字叔魚，平邱在今陳畱北。幄幕者，行帳，四合象宮室，曰幄。其上曰幕，幄幕備具為一張。芻蕘者，取芻蕘之卒，淫縱暴也。餉牲曰芻，供爨曰蕘。叔向言鮒實為此，其已言可止也。客從之，未退而禁之，言衛從叔向言見鮒未退而鮒已禁止，淫掠晉言尋盟之意。歲聘以脩貢賦之業，同歸于好，所以有經常。三年一

朝講禮於等級則經常而有序而敬恭既會以
 示威矣又當昭告於神明而後其事顯明
 叔向述明王之制如此則十二年之中八
 聘四朝二會一盟與周禮大行人之職不
 合此蓋古制故叔向日自古以來未之或
 失時不盡用周制也賈逵服虔以閉朝為
 朝天子之法叔向所述本天子禮崔靈恩
 謂是朝霸主法古明王不當豫為霸主作
 朝禮也八月辛未又治兵蓋在平邱建而
 不旆謂結旌之旂旆之則武車緩旌示欲
 戰也瘠牛仆覆於豚上豚必不支南蒯與
 子仲為二憂事在十二年魯先言閉命者
 辭不服後聽命者不敢有辭造于除者同
 至所除盟地癸酉退朝者先盟一日朝晉
 退也爭承者爭貢賦之次鄭以供晉者不
 能給子產欲改就輕甸服位卑而貢重以
 圻內邦交之禮減于列侯故貢于上者重

鄭伯男者鄭眾服虔云伯爵在男服於天
 子不當貢重晉尤不當使出公侯重貢鄭
 康成云周舊俗侯伯皆食子男之地故曰
 伯男行理謂使人無藝無極謂無常法晉
 人許之謂許鄭供伯貢也貢事當使藝有
 常則故孔子以為有禮幕蒙意如謂裹之
 司鐸射季氏從者奉壺飲冰者冰謂箭筒
 蓋可以取飲者既奉壺飲又以冰者以蒲
 伏于壺不便故易以冰盛之子服揪惠伯
 也子皮畱守鄭國子產道聞其卒哀之言
 自此無所依以為
 善傷知己之甚

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脩

備晉荀吳自著音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

人驅衝競大獲而歸

晉師悉起謂在平邱鮮虞即中山也今正定地著雍晉地中人今唐縣地衝謂衝車競逐也晉師歸聞鮮虞無備故分上軍使荀吳侵之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犬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犬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

平王復陳蔡二國復許胡沈道房申六地之民故皆曰禮隱犬子世子有也廬蔡平公悼犬子偃師也吳陳惠公

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

平公復國而葬之

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去聲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士景伯士伯瑕之子彌牟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傳言平王先撫民定國而後用之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音杭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去聲夷弃之使事齊楚其何瘳音抽於晉親親與大賞共同恭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去聲夷執親將焉音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

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去聲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臣一主二言一臣有二主他國可仕其時俗諺如此從君惠于會欲晉為會而歸之

武子平子祖也除館西河言益欲西之傳言季氏之妄叔魚之詐

經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三月曹伯滕

卒無傳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無傳 八月莒

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苦回切

傳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己也尊晉

罪己禮也

謂告廟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偽癆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

靈不死請待閔音難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

叛也請朝眾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

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

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

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

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星厯切曰家

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

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司徒慮姓也老祁癸字也二人季氏家臣二人不從南蒯其君指季氏請期者南蒯

被劫請緩期于韓皙齊大夫家臣張公室恐為陪臣藉口故君子不許之子韓皙之言以為大罪乃黨于大夫不可為訓鮑文子來致邑經不書者蓋致於季氏

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上聲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去聲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上國楚西地東國國以東也宗邱楚西地召陵今鄆城分貧振窮言分貧民以財其

窮困者振救之收介特言單丁則收養之不使散流宥孤寡謂寬其賦稅也致禮于新羈臣敘用舊有才德者賦祿于有勳者合其親臣之族任其良而各以其物事授之官亦如之者言東國亦然修好邊疆謂不啟邊釁十九年城州來是五年而後用師也其十七年戰長岸乃吳來伐非楚本意

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感國人弗順

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音與蒲餘侯去聲惡下同公

子意恢苦回切而善於庚與郊公惡公子鐸而

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

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

郊公著邱公之子庚與郊公叔恭公也公子意恢公子鐸皆羣公子蒲餘侯莒大夫也茲夫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去聲

而求無厭平聲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

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郟音云以無忘舊

勳

子旗蔓成然鬬氏也辛子旗之子

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

奔齊公子鐸逆庚與於齊齊隰黨公子鉏仕居

切送之有賂田

傳言鐸與齊有成約

晉邢侯與雍子爭鄙許六切田久而無成士景

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

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

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

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

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音育獄邢侯專殺其

罪一也已惡而掠音亮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

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音遙之
 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
 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
 於親。三數上聲，叔魚之惡，不為去聲。末減曰義也。
 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
 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
 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
 為頗。平聲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
 義也夫。

襄二十六年聲子云：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鄰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則鄰田本屬雍子。今子靈之子邢侯來爭者，蓋邢鄰疆界或雍子侵邢地，名為鄰田，故云。罪在雍子。士景伯為理官，叔魚攝其事，蔽罪斷罪也。施生戮死，國語云：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施謂施行其罪也。國語云：邢侯聞之逃，遂施邢侯氏，孔晁云：廢其族也。杜預言國之大故，則滅親。他事宜有隱，孔子亦謂于義未安，直則有之，以其殺親而益己之榮名，曰猶義也夫。言非義也。

經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同昧卒無傳

餘祭也。夷末也。約兄弟相傳，以致國乎季弟。札今夷末卒，札宜立矣，而不立，或譏其以讓釀亂非也。蓋札之讓見於過之初，欲立札至夷末卒，左氏無傳，惟公羊云：季子使而亾，則

同治八年謹遵 昭公 九

夷末之失也蓋夷末宜令札在朝以繫人心
鳥可輕使於外迨將卒之時如可待季而無
患則命待之如不能待宜深明季之節而以
國授過之子光則得嗣續之正亦愈見季之
賢乃惜焉以歿而夷末之子僚遂冒居其位
是釀亂者夷末豈季子哉如以季之亾為病
但出使而亟歸是貪位也其亾未可厚非也
二月癸酉有事于

武宮籥入叔弓卒去上聲樂卒事夏蔡朝吳

出奔鄭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無傳秋晉

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傳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

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禋子鳩切非祭祥

也喪氛也其在蒞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蒞

事籥入而卒去上聲樂卒事禮也

禘常祭也經書有事謂祭祀之事武公廟已毀成六年復立之明堂位所謂武世室禘在大廟今于武宮者非大祭而用禘禮故亦曰禘二十五年禘于襄公亦其義也梓慎云咎在蒞事則蒞事者如大宰之贊王意其時季氏自為盛祭而不與公祭故卿叔氏蒞之至昭公出遜則季氏承祭矣戒百官者卜日遂戒也其日有赤黑禋見于宗廟梓慎望氣知之禘日叔弓蒞事籥人已入廟而叔弓卒蓋卒于廟中故以去樂卒祭事為禮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上聲之乃謂

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上聲矣而
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
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
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去聲夏蔡人
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
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同汝何故去之無極
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
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時楚已復封蔡蔡故大夫聲子之子朝吳
有功於楚平王平王仍仕之蔡而寵信之

費無極楚讒臣害疾朝吳其上之人謂蔡
卿位在朝吳上者無極言去吳則蔡不能

飛而背楚

六月乙丑王大去聲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

后崩

大子景王子穆
后大子母也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
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
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去聲惡去聲不
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

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去聲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平聲使其民見，音現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音焉用邑？邑以賈音古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弃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

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

子馘同鞮丁兮切歸。

鼓，白狄別種。今正定晉州地。率義不爽，謂無差失。民知義，所謂知義所在。杜預云：荀吳自必能獲鼓，故因以示義。非軍旅之常也。二十二年，晉復用兵。

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

謝不與盟，及赦季孫。

十二月，晉荀躒音歷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

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
 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
 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
 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
 之與鄰而遠去聲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
 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
 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去聲乎密須之鼓與
 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
 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

之二路鉞

音戚

鉞秬鬯彤弓虎賁

音奔

文公受之

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
 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
 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
 也福祚之不登叔父句焉音在句且昔而高
 祖孫伯鷹以斬切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
 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
 女同汝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
 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上聲典而忘其祖籍

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日：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已。同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音用之。

既葬除喪其時喪制既葬除服也本非禮則叔向所譏又屬憤辭不可為訓蓋周晉

君臣皆失之。文伯荀躒也。王宴之，是以喪賓。宴魯壺者，魯所貢壺。王感之，因言晉無所貢籍。談妄對言周無賜于晉。晉不能獻器，言王靈寵所不及也。文王大蒐之鼓，伐密須所得。密須，媯姓國也。在今靈臺縣。武王克商之甲，闕鞏國所出。襄王二路，鉞鉞。鉞，形弓虎賁，皆是分器。鉞，斧也。鉞，金飾鉞也。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蓋鉞大于斧也。桓黑黍，鬯香酒。言王之靈寵福祚若不登在于晉君，又將誰在？且分器靈寵當載于籍。談先祖伯鷹所司之籍，談尤不應妄言。叔向謂王當為后，犬子遂服三年，不當于喪時求彝器。籍談忘祖，王亦忘經。當不終也。說者謂二十二年王室亂，為王之咎。今檢談子秦助范中行，之亂定十四年獲死。叔向子不肖，昭二十八年晉滅之。二人皆無後。父為長子三年，禮有明文。若妻期而亦謂三年者，杜預云：天子絕

期雖期亦謂之三年正義云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父以其子有三年之戚為之三年不娶則夫之於妻有三年之義故可通謂之三年之喪

經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楚子誘戎蠻子

殺之 夏公至自晉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

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

葬晉昭公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

諱之也

公前年冬如晉謝赦季孫晉復執公蓋晉失霸喜怒不常

齊侯伐徐

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

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

子焉禮也

蠻在今河南汝州其國內亂而君無信楚誘殺之而取其地既而復立其子平王能監靈王滅陳蔡之過所以謂之禮

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

邾音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音甫

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

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
亢去聲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
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

伐徐在楚殺我蠻子前徐成在楚殺我蠻子後傳分言之蒲隧在今泗州北甲父國在今金鄉西北止戾戾定也肄詩作勤勞也言無所止定長官不知民勞喻大國不知小國畏懼

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
有位於朝無有不共同恭恪孔張後至立於客
閔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同懸閔客從

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

慎也幾几音為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音扶

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

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

刑之頗平聲類同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如字

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同疲民而無功罪及

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

也執政之嗣也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去聲周於

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

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脈市軫歸

脈其祭在廟己有著音作位在位數世世守其

業而忘其所僑焉音薦得恥之辟同僻邪之人而

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

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

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

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音几求晉國亦未

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音燭有讒人

交鬪其閔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

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

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

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

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

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

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

同供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

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

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

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音用之

且吾以玉賈音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音

人既成賈同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

諸子產曰日起請夫音環執政弗義弗敢復

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

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

次比去耦以艾魚廢切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

徒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

我叛我無強上賈音母或勾奪爾有利市寶

賄我勿與音知恃此質音誓故能相保以至

于今今吾子以好去來辱而謂敝邑強上奪

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母乃不可乎吾子

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同

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

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

徼二罪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

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

齋同賦野有蔓音草宣子曰孺子善哉

同公口 謹尊 昭公

吾右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蘄託音。宣子曰：「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況音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

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同音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孔張公子嘉之孫。公孫洩之子。大夫也。禮賓升大夫立于東夾。西面上。縣則東階東。為笙磬。南為笙鐘。南為鑄。西階西為頌磬。南為鐘。南為鑄。孔張後至。不之東夾。而立於客之西階上。執政者禦之。則又西適客後。又禦之。則又西適于頌磬鐘鑄之間。愈益失次。故客笑之。子產不受富子之規。以孔張自當知禮。失則有刑。不必執政。引以為恥。刑之頗類。謂偏頗不平。會朝不敬。謂戒飭不豫。及糾儀無刑。使命不聽。謂使民而不從。受賑歸賑。言分公祭之胙。又歸家祭之胙于君。是古大夫禮也。子甯以他規。我因言如以他事見規。則當受之。玉環有同工共璞者。一在韓氏。一在鄭商。子產

意在有禮始能定位不當失禮取輕于大
 國且以一環得罪亦銳小不足慮商人以
 大國之賓買玉不敢不告君大夫非謂常
 事皆告也告則君大夫當致之故子產復
 不肯鄭本封械林今陝西地平王東遷桓
 公與商人同寄於號鄆隙地故曰艾殺蓬
 蒿藜藿庸次比耦謂庸用次居比耦發土
 也至武公乃并鄆侵號地而有之曰新鄭
 共無藝言共應無藝法六卿皆穆族子奮
 子皮子罕嬰齊也子游駟帶子偃子旗公
 孫段子豐施子柳印段子癸野有蔓草取
 邈近相遇適願言君子相願相親羔裘取
 處命不渝變喻韓起為邦之彥也褰裳有
 思我則涉溱喻己從晉有不我思豈無他
 人韓起言不敢使求他人又言當心常有
 求他人之慮始能相勉以終于善風雨詩
 取既見君子云胡不夷有女同車取洵美
 且都好薜兮取倡子和女韓子先言鄭志

言藉悉鄭風俗後言鄭志喜其風言皆有
 親好之辭古詩言仁義多託美人香草以
 致其意旨深言遠是以達人廣取譬焉雅
 頌則多誦言之我將頌詩取日靖四方夙
 夜畏天威藉手以拜言
 以環藉手見拜謝之意

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去聲季平子曰晉之公

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

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

音識國

前年冬如晉見止今夏始聽歸昭伯名回
 惠伯椒之子也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言惡
 事無人止之則成為風俗其俗臣
 疆傲而君弱則公室之卑定矣

秋八月晉昭公卒。

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

音附

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于山

藝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時魯鄭俱旱屠祝豎氏也擊款柎皆名有事謂禱祠藝養植也

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

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言有賢子早慧能識國體

經十有七年春小邾穆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

朔日有食之 秋邾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

帥師滅陸渾之戎 冬有星孛 音佩一音勃 于大

辰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傳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

子賦采叔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

國其能久乎

采叔言君子來朝何錫子之以穆公喻君子菁菁者莪言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有以國言有賢達之君以治國昭子歎邾子之賢達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

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音改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同避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日食者日月合朔月在下掩日其道交則掩不交則不掩大率百七十三日而一交其交而不正相值亦不食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其襄公時二比月食實止三十四則陰雨不見及夜食者不書說者謂孔子以日食正朔此魏晉以後揣度失當之辭東漢始以日食課算疏密古算無之唐麟德法始用定朔大衍法乃有四大大月三小月始能于初一日合朔古算止用平朔一大一小故日食于晦是朔在晦日食于二日是朔在二日也春秋以前實不知日食為合朔月掩日故言日有食之古聖人不妨有不知也其救護之法天子伐鼓于社而朱絲繫之有弓矢蓋以社積陰伐鼓以起陽諸侯用幣于社請祈之伐鼓于朝以嚴衛正月則尤忌之正月謂正陽建巳之月自子月至巳月為六陽午月至亥月為六陰巳月辟卦六爻皆陽

陰慝未作。須午月夏至。一陰下生。聖人以
 巳月純陽。陽氣不當弱。故忌之。季氏誤以
 正月為歲首之月。故大史為明之。夏書亦
 言巳月日食。奏鼓。夏四月。即周六月也。辰
 弗集于房者。日月次于其宿。則為辰。所謂
 三辰有災。不集和。則為災也。房謂舍次。今
 夏書言季秋。此言夏四月。此所引自為逸
 書。非是。彼篇。嗇夫。主幣之官。言馳取幣。知
 其時不推日食。不豫備也。大史言百官降
 服。物自貶損。君不舉樂。辟正寢。俟日食過
 時。其伐鼓。言天子責上公。諸侯自責。非也。
 鼓以震起陽。且以災異非常警備。日食脩
 德。月食脩刑。脩之有素。遇變尤加謹焉。謂
 王責陰。諸侯自責。乃儒者失辭。非聖王本
 意。日食由推得。不由推得。皆為災異。當慎
 者。日食有常。而日光以其時掩。則陽氣不
 舒。陰慝時作。君子不得不懼。猶之風雷是
 天之常。烈迅則孔子亦變。且知日食有常。

因悟天道循環。虧盈五運。休王有遠思焉。是則後聖以日食課算。于古聖益增敬懼。而謂天變不足畏。如季氏不救日食。是不君君也。

秋。郟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

詩照切

皐氏鳥名官。何故也。郟子曰：吾祖也。我知之。

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

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

平聲

工氏以水

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

去聲

皐氏以龍紀。故為

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皐。摯

音至

之立也。鳳鳥

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

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鵲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去聲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音現於郟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郟子少皞後國在今郟城。少皞金天氏己姓。黃帝之子。郟子所稱黃帝炎帝共工大皞少皞世次先後與他書不同。此舉其瑞應。不言世次也。以紀者謂受命時所得之瑞。即以此紀事。服虔云。雲官春官青雲。夏官縉雲。秋官白雲。冬官黑雲。中官黃雲。火官春大火。夏鶉火。秋西火。冬北火。中官中火。氏水官亦東南西北中水。龍則春官青龍。氏夏官赤龍。氏秋官白龍。氏冬官黑龍。氏中官黃龍。氏此則書無所見。惟縉雲一氏服以意推之。而比其義例。少皞即位。適得鳳鳥之瑞。鳳鵬古一字。亦曰鷗。雌曰鳳。大鳥。其飛則羣鳥從之。故詩曰。亦集爰止。傳箋言。眾多之鳥。慕鳳凰而來。仁瑞也。以為天瑞。故以名麻。正元鳥燕乙也。以春分來。秋分去。故以司分。伯趙鷓一名伯勞。似鷓鷯而大。以五月夏至來。十一月冬至去。詩言七月鳴鷓。非五月者。箋云。幽地晚寒也。

其來去應二至故以司至青鳥者杜預云
 鷦鷯鳴于春夏故司啟丹鳥者鷺雉似山
 雞而小冠背毛黃項毛綠腹下毛赤樊光
 以為丹雉秋來冬入水為蜃以來去在秋
 冬故司閉此五官皆天官也祝鳩鷦鷯一
 名夫不一名佳其亦曰鷦鷯性孝慈謹故
 主教民之官曰司徒司馬者郊子以周官
 況解之鷦鷯亦曰王鷦郭璞云鷦鷯類江東
 呼為鷦鷯擊而有別故主法制鷦鷯均一故以
 一作稭鞠亦曰布穀其性哺子均一故以
 為度地居民之官爽鳩鷹也故主刑法鷦鷯
 鳩班鳩也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
 以主營造謂之鳩者以糾聚安民其官有
 五又有五雉以治工平民西方曰鷦鷯攻
 木東方曰鷦鷯攻皮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
 方曰鷦鷯攻皮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
 成章曰鷦鷯設色刮摩又有九鷦為九農
 正爾雅云春鷦鷯鷦鷯夏鷦鷯鷦鷯秋鷦鷯鷦鷯
 藍

冬鷦鷯鷦鷯黃棘鷦鷯鷦鷯丹行鷦鷯鷦鷯
 又云老鷦鷯鷦鷯鷦鷯鷦鷯鷦鷯鷦鷯鷦鷯
 種鷦鷯元耘苗鷦鷯鷦鷯鷦鷯鷦鷯鷦鷯鷦鷯
 丹為果驅鳥鷦鷯鷦鷯鷦鷯鷦鷯鷦鷯鷦鷯鷦鷯
 脂為蠶驅雀鷦鷯鷦鷯鷦鷯鷦鷯鷦鷯鷦鷯鷦鷯
 九鷦分循取義五鷦取色鷦鷯鷦鷯鷦鷯鷦鷯鷦鷯鷦鷯
 取聲其命名則以聲韻相近因名會義皆
 扈止民不使淫惰詩箋云桑鷦鷯鷦鷯鷦鷯鷦鷯鷦鷯鷦鷯
 郭璞注爾雅云俗謂之青雀鷦鷯鷦鷯鷦鷯鷦鷯鷦鷯鷦鷯
 盜脂膏陸璣云鷦鷯鷦鷯鷦鷯鷦鷯鷦鷯鷦鷯鷦鷯鷦鷯
 義與元藍黃丹鷦鷯鷦鷯鷦鷯鷦鷯鷦鷯鷦鷯鷦鷯鷦鷯
 遠者謂不能遠致瑞應以民事命官服虔
 云春官為木正夏官為火正秋官為金正
 冬官為水正中官為土正高辛氏因之所
 謂顛頊以來也以民事為不能紀遠其義
 宏闢君子學之但取古事有徵周書嘗麥
 解曰乃命少皞清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
 官蓋當時周志有是言而未之詳也孔子

言天子失官者謂邾子所述之事可補柱下之缺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上聲}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眾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

陸渾今嵩縣山晉本遷戎於此今與楚睦洛水在洛陽三塗亦洛上山也棘津今胙城河津甘鹿亦周地洛陽南甘邑近山麓也屠蒯晉大夫本為膳宰蓋以忠諫進秩者穆子荀吳也文宮晉文廟宮

冬有星孛^{音佩}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

息遂切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恆象今除於火

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

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音現}今茲火出而

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平聲}不然

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

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
 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
 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
 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
 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
 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
 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
 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冬而大辰見周正十月大心昏見西方也
 其時漢在大火東經書有星孛于大辰謂

在心星西而星光東及漢孛孛也孛孛也
 古孛孛通稱其實孛形圓而孛形長今云
 及漢則為孛無疑十六年大火次有孛象
 至此其光益章孛為除大辰為火其災當
 布于大辰昏出東方之月則夏三月商四
 月周五月也以周十月火將入而孛伏知
 孛居火次不復推移故知其必為災其與
 不然乎言必然也言宋衛陳鄭四國當之
 者宋是地皆為火房衛則水帝顓頊之地
 祝融之地皆為火房衛則水帝顓頊之地
 分星豕韋又水次火畏水以五行嫁娶法
 則丙畏壬以丁為壬妃壬從丁好是水為
 火之牡今大火孛星及于漢則火歸于水
 水與之合四國皆言虛者虛通作墟居也
 丙子壬午作者干支水火合若火入而伏
 謂孛隨大辰入居之既久其干天漢亦久
 壬水從午所好又在火昏見之月必以是
 日火作梓慎言火出夏數得天者言夏三

月尚為春。明年閏正月。則周之五月已得立夏。壬午為五月十四日。是得為夏正之夏。其數得天之火德。禘竈蓋亦同法知之。欲事禳祈。子產弗從也。瓊筭以玉。瓊為爵。玉瓚。玉勺也。其制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即考工記玉人所謂裸圭也。

吳伐楚陽句

古害切

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

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

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

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

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

守之。環而塹

七豔切

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

命。吳公子光請於其眾曰。喪

去聲

先王之乘舟

豈唯光之罪。眾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眾

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

去聲

下同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

音跌一音遞

對

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

以歸。

長岸。今大平與和州江之東西梁山也。陽句。字子瑕。魴。字子魚。吳公子光闔廬也。餘皇。舟名。守舟者環而塹之。塹。猶不令有出入之路。故滿路置火。以防吳人。救死。謂補

過長鬣者多髭鬚與吳人異形狀詐為楚人楚人自疑其反故亂

欽定春秋左傳讀本卷二十三

欽定春秋左傳讀本卷二十四

昭十八年盡二十二年

昭公

經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

壬午宋衛陳鄭災 六月邾人入郟 音矩 秋

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傳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

音戈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亾是昆吾稔之日

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亾何

待

毛伯過周大夫得其族也代之謂王及卿士皆聽之是其侈得濟也侈謂放恣乙卯日古昆吾之侈而惡稔者于是日被誅而毛得以是日濟其侈不可以永世二十六年得果與子朝奔楚

三月曹平公卒

曹伯須也

夏五月火始昏見

音現

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

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

大

一本作火

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

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

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

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

音機

亾可以救亾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

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

音薦

知天道是亦

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

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

亾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

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

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

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
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去宮使
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音於周廟告
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商成公徹司
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
火道行火所音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
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
禳火于亥冥回祿祈于四鄜書焚室而寬其
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

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
知陳許之先亾也

丙子五月八日戊寅十日壬午十四日融
風東北風也張晏曰融風立春木風也火
之母也自丙子至壬午凡七日既具配合
之日又火以七為紀大庭氏之庫謂古遺
庫臺在魯城內庫臺者舊庫門臺址望者
服虔云四國之次有火氣杜預云梓慎前
年言之今復望氣參近占竈多言豈不或
信者竈司占天故多言之亦有一二合者
不當廢人事而專用其言里析鄭大夫災
時死矣而未葬其未死也告子產以人言
將有大妖祥己身亦不及見欲子產遷國
以應其變弗良及者良語辭言弗及也子
產以天災或可幸免然不能定免故不定
遷而災時護遷其柩示不忘其言也火作

懼有外應故自辭晉公族于東門晉不畜
 羣公子使之寄食諸侯鄭國城三門城西
 近洧水無門故辭之于東門杜預云晉公
 子公孫晉人新來未入者孔穎達云晉成
 公更立公族國內始有公子出聘如此則
 傳當言晉客不當概言公子公孫知其說
 非也他客司寇主之周禮賓客行人皆司
 寇之職新客出使避災舊客久于國知虛
 實禁護使無出其宮其宗廟守器府庫則
 使各司其事羣屏攝者鄭眾云束茅以為
 屏蔽祭神之處草易然故巡行之束茅不
 應常設義或未然楚語屏攝注周氏云并
 攝主人之位韋昭云屏謂屏風攝如要扇
 其義當如周氏言子寬子上二人巡羣廟
 至大宮皆于并攝主人之位巡而行之使
 神有所依亦如安室神之義也徙大龜守
 器也主禘者禘是壁中之石函白虎通云
 西壁或云北壁藏主于禘因名主為主禘

衛次仲云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
 穿中央達四方此大夫主也范甯云天子
 主尺二寸諸侯主尺其左主當以此推之
 一日大夫石主諸侯以上木主周廟鄭所
 出厲王廟也合徙于周廟易救護府庫則
 其官自微之既微公宮之備又出先公時
 宮人別護之其市井火所燬炙者兵刑之
 官列居火道而巡行之使火疏通則易熄
 城下之人謂近城火所不及者伍列登城
 備外寇也野司寇如周禮司寇之縣士縣
 士云掌其縣之民數而聽其獄訟若邦有
 大役聚眾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火災當
 有徵發各保其徵謂各保戒其當徵發之
 人備非常且待徵也國北犬陰之位郊人
 近郊之人除壇以禳水神元冥火神回祿
 四墉城墉亦積陰也焚室謂災民征賦稅
 也材謂屋材傳言子產為政有條理宋衛
 亦然陳不為救火之政蓋陳數數火災不

復自振許人無禮君子皆惡之

六月邠

音矩

人藉稻邾人襲邠邠人將閉門邾

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邠子曰

余無歸矣從帑音奴於邾邾莊公反邠夫人而

舍其女

如字

邠今蘭山北邾今鄒也藉稻者時夏正四月蓋履行之羊羅邾人攝持也言持閉門者首而絕之遂入邠帑妻也舍其女謂留其女

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

說同悅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

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

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

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

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亾乎

大人謂在位者風俗由大人而成亦風俗既成而後大人頌言之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者失害也害失也初懼不學有害而疑之既又信其無失而決然不學相尚以苟且如樹木不封殖惟待落而已此知周室風俗苟且魯之子壽過猶在位原氏不亾閔子馬言其當亾左氏載其說言事不可知而大人務欲稽古以為封殖根本之計

七月鄭子產為去聲火故大為如字社祓禳於四

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為去聲蒐除

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

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

同而命速除乃毀於而同鄉同子產朝過而

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去聲者止之曰

毀於北方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

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

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

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

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

今執事擱退板切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

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

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

慝之閔音諫謀之以啟貪人荐為敝邑不利以

重君之憂幸而不亾猶可說也不幸而亾君

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同境望走在晉既

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為社發民也。祓之言拔禳之言攘。拔攘即
 振除也。振除火災。言索求陰陽以動散其
 災厲。大蒐者治兵於廟。為蒐除者城內地
 迫當除。廣之游氏廟在道南。居在道北。以
 蒐場庭小。當除游氏室。過期三日者未至
 蒐期已過。除期也。游氏不忍毀廟。故陳其
 徒以待子產。視之子產既見。乃命雷廟除
 宅也。火作授兵登陴。謂列伍登城。晉討者
 古邦交。大國不許小國。小國不敢虞備。大國
 故小國。城邊境則召大國之兵。今鄭列守
 晉亦以為討。言其以晉為虞也。搨然勁忿
 貌。蓋橫責之子產順其辭。言誠若此言。晉
 憂鄭災。鄭亦憂他人。重為不利。鄭亡益增
 晉憂。故列守備他境。心之望走則在晉。非
 也。虞晉

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

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

而晉助之。楚喪去聲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

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

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

可小。許不可俘。讎不可啟。君其圖之。楚子說

同。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

時許居葉。為楚地。白羽在今內鄉縣。亦楚
 地。去鄭遠。其地亦名析。許曰。舊國。其封在
 鄭先。故不禮鄭。又不專事楚。鄭以許為莊
 公所俘。邑故益輕之。許自願遷。故赴告諸
 侯。經書以
 自遷為文。

經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夏五月戊辰許

世子止弒其君買 己卯地震 秋齊高

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

其誅是失賊也而悼公書葬何也蓋止自責而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是為元公則止

弒之誠過也非故也故前書弒其君見止有

可貸也繼書悼之葬明止無弒之心無是心

而寬其辭非旋赦之也情有可原也哭泣嗌

不容粒以死法可已矣非失賊也故得書

葬不使與故弒者同科春秋之權衡審矣

傳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

瑕城邾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

完也以持其世而已

楚子之在蔡也邾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

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

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

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

嬴氏至自秦

鄭陽今新蔡地楚平王于昭十一年為蔡公此在蔡蓋前時居蔡傳所不詳以建可室則必在為蔡公前

鄆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鄆侯

向甯向戌子也蟲邾邑蓋鄒縣西境

夏許悼公瘡五月戊辰飲犬子止之藥卒犬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

舍音捨藥物可也

舍藥物謂敬侍疾嘗藥物舍者不敢專主之謂穀梁謂許君卒止不立乎其位哭泣歎飢粥隘不容粒未逾年而死

邾人邾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

邾小邾也

楚子為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

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僻同僻陋故弗能與爭

若大城城父音甫而寘犬子焉以通北方王收

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同悅從之故犬子建居

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

濮南夷楚子經營南方無極欲譖犬子因為通北方之說城父今邾縣地楚邑也潁容土地名謂周襄王嘗居之因名襄城與夷名城父在亳州者別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鄆音章使孫書

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及

老託於紀鄆紡芳往切焉以度音而去同之及

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

音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素報切城上

之人亦譟莒共同公懼啟西門而出七月丙

子齊師入紀

紀鄆紀也莒邑在今贛榆孫書陳書也字子占紡焉以度而弄之者紡謂懸縛之紡以度城之高下如其長而弄藏之投諸外者懸紡于城自緣紡而下因與或人見子占傳詳其事言有國者怨不在大

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

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為人也且以為不

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

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

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下亦弗予大夫謀

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

三臣札側八切瘥才何切夭於表切昏今又喪去聲

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同

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上聲親寡君與其二三

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駟偃字子游其子名絲弱幼也駟乞字子瑕子游之叔子瑕為人不可為子產所許又駟氏舍子而立叔禮亦不順聳懼也言駟氏本懷不安子產惡晉人來問言鄭君臣

俱不知其事無以答晉且鄭國世及晉來問之則鄭失職不成國舍之謂置之不問也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徒了切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去聲舍上聲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音梁民人日駭勞罷同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性猶生也民樂其性謂民得者其生也

十三年吳取州來今楚取而城之王本意
息民五年沈尹戌言此五年國中自勞罷
之不可謂之息民未撫其民而挑強敵故
知其必敗戊楚莊王之曾孫其子名諸梁
即葉公也

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禱

詠音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也龍鬪我

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

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時門鄭城門洧水在鄭城西過鄭東南行
祭禳祭也子產言人與龍不相涉若禳除
之則淵本龍室不當除
無所求之不必祭也

室於怒謂怒於室而
於色謂色於市皆倒句
法

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
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同捨前之忿可
也乃歸蹶由

子瑕陽句也蹶由五年靈王所執吳王弟
也室於怒市於色猶人忿于室家而作色
於市人心實怒吳無以泄忿
乃執其犒師之人不如舍之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鄭音出

奔宋無傳奔言自有所要也鄭者會之邑會
有罪曹人將治之故走其邑以冀免焉

不免而後奔雖未叛而實要也紇以防求後
會自鄭出奔皆要君也要以獲利褻君之賞
要以免罪稽君之
刑書自鄭罪會也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十有一

月辛卯蔡侯廬一作廬卒無傳

傳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

曰今茲宋有亂國幾音機亾三年而後弭音靡蔡

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

已甚亂所在也

日至當在周正月望此己丑二月朔日前失閏也是年傳閏月戊辰乃閏八月十二日則置閏在後凡節氣可在前月中氣無在後月以此置閏則先後不差魯史蓋失之望氛登臺望氣也宋蔡之亂喪梓慎以他占合之望氣昭子因梓慎言自以人事

合之戴族華氏桓族向氏也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

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

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

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

奮揚殺犬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犬子建奔

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

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

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

還周旋也謂奉初命以周旋所事也

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去聲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干音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蓋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一作尹君一作尚謂其弟員音云一音運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同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

新免免文且賄也說度功而行也賄員說擇任也往也賄員說不辭也賄已說去人交家與一語處說

免父孝也度音鐸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同避勇也父不可弃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為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去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音現鱣音專設諸焉而耕於鄙

伍奢言一過多者謂納建妻也奮揚言奉初以還不忍後命者言奉初命以來不忍

同治八年謹遵

二專賣本卷二十四

昭公

十四

又聞後命棠一作堂楚邑伍尚為其邑大夫員尚弟子胥也度功而行言仁者貴有成功相從為愈言愈于俱盡盱食盱晚也言不得早食州于吳王僚也光吳王闔廬志不欲僚有功故沮子胥之謀子胥知其於鄙以待之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去聲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去聲亡愈於死先去聲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

許遂劫之癸卯取犬去聲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致音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啟與華氏盟以為質

華向汰侈無禮已甚又誘殺羣公子向勝向行亦元公黨以其向氏故拘而不殺劫之謂劫公而取公三子欒犬子景公也辰犬子母弟地犬子異母弟傳言華向二氏也

衛公子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鄆音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去聲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上聲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

注云言子借我善名

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
 齊豹見音現宗魯於公孟為驂乘去聲焉將作亂
 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音豫乘
 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民焉
 故不吾遠去聲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
 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去聲而逃是僭子
 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
 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
 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

據正義云今定本有使非也是正義本無使字

祝鼂寅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
 出使此字唐定本以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
 及閔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
 肱以中去聲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
 自閔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
 貳車及公宮鴻駟音雷駟徒回切乘于公公載
 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
 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
 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

阿猶比也謂比於下執事

如死鳥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齊侯使
 公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
 猶在竟同境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
 鳥請將事辭曰匹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
 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
 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
 君之好去聲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
 他他雕在乃止衛侯固請見如字之不獲命以其
 良馬見音現為去聲未致使去聲故也衛侯以為乘

馬賓將擗側九切一作趣主人辭曰匹人之憂不可

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去聲者敢辭

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旦戶

切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

除死親執鐸終夕與音豫於燎一本作與燎齊氏之

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音豫聞謀

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

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

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

注云皆死而賜諡及墓
田傳終而言之今本注皆
誤作未死而賜諡字本
無未字是也如未死賜諡
何以云終而言之

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諡曰
貞子賜析朱鉏諡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子
之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
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平何忌辭曰與
音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
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
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
盜而孟繫之賊女同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
受亂不為去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蓋不

義不犯非禮

公孟繫靈公同母兄為政齊豹齊惡子為
司寇食鄆邑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皆大
夫宣姜襄公夫人無子靈公嫡母也宗魯
言周事齊豹而歸死于公孟謂在豹則不
泄其言在孟則以死殉之此小人之智孔
子以為齊豹因之成為盜公孟以此被賊
也平壽衛下邑蓋獲之門衛郭門當門遮
其前從以出斷其後闕中門曲中閱門自
平壽入國之門駟乘者公一人御一人驂
乘一人鴻駟騶復就乘則為四人馬路之
衢城中大道貳車肉袒執蓋示不敢與齊
氏爭公出而貳車閉郭門止追者乃自踰
郭徒行從公析朱鉏亦夜出徒行從死鳥
亦衛下邑此皆丙辰日事丙辰六月二十
九日也經書秋者從赴告不言衛侯出者
未出境齊豹言盜者小人之行害上也傳

同治八年謹遵

左傳讀本卷二十四 昭公

七

下有齊聞亂使聘滅齊氏事明日丁巳公
 已入則前言丙辰當有傳寫之誤也衛侯
 辭聘青言阿下執事謂比于衛臣為未致
 使者既致使命則享有庭實復有私覲私
 面之禮今未致使故但以良馬見衛侯以
 為乘馬貴之也將擷者為扞夜所謂阿下
 執事也終夕與燎謂終丙辰之夕北宮氏
 之宰不與聞謀故殺齊氏宰而滅齊氏北
 宮喜因復納公彭水之上衛城外盟國人
 則既入而盟衛侯既定八月乃治其事子
 玉霄子高魴皆齊氏黨北宮喜析朱鉏之
 得諡與墓田皆後事傳終言之子石公孫
 青也苑何忌齊大夫琴張孔子弟子名牢
 字子開宗魯成齊豹為盜使公孟被賊以
 公孟為姦而食之知豹亂而受之以前之
 利而甘病疚于回邪以邪待豹與孟而掩
 蓋豹之不義皆犯非禮也宗魯本小人不
 足責以其答豹之言易于惑人故聖人詳

言其罪

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

宜向鄭楚建邨甲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

鬼閭敗子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盟而

食去聲所質致音公子者而後食如字公與夫人每

日必適華氏食去聲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

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

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

不敢愛死無乃求去上聲憂而滋長上聲乎臣是

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亾有命余不忍其

詢許候切一作詬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

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犬子華亥

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

庸使少司寇苦耕切輕以歸曰子之齒長上聲矣

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為質必免公子既入華

輕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爾同

無罪也入復而所

公子城等八人以六月避難出楚建平王子鄭甲作鄭申非鄭甲小邾穆公子華向

追之及今西華之鬼閭與戰而八人敗七人奔鄭城奔晉明年子城乃以晉師至也

華費遂為大司馬滋長者恐犬子為質被害詢恥也少司寇輕亦華族華亥庶兄

齊侯疥音介遂疢失廉切期音基而不瘳諸侯之賓

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

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

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

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同悅告晏子晏子

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

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

祝史與焉謂其言信
故亦與其福所以蕃社
共壽亦兼祝史言之下
文祝史與焉等句解皆
同

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
建以語去聲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
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
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
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
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
國受其福祝史與音豫焉其所以蕃社老壽者
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
外內頗平聲邪上下怨疾動作辟同僻違從同縱欲

還同旋猶顧也言無
所顧忌也

厭去聲私高臺深池撞直江切鐘舞女斬刈民力

輸掠音亮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

同縱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諂諂不憚鬼神

神怒民痛無悛音旋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

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

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

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慢於

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

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音丸蒲舟鮫音交一作鮫同籀

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
 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
 承嗣大夫強上聲易音亦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
 度宮室日更平聲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
 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
 民人苦病夫婦皆詛莊慮切祝之又又有益也詛
 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
 雖其善祝之又又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
 誅於祝如字史脩德而後可公說同悅使有司寬

政毀關去上聲禁薄斂已責同債十二月齊侯田

于浦音貝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

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

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同捨之

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齊侯至自

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

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音薦得爲和

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

醢鹽梅以烹魚肉燂音善切之以薪宰夫和去聲

同治八年謹遵

之齊去聲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

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

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

獻其可以去上聲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

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音假

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

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

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

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

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

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

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

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

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

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

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仕側切因之有逢伯陵

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去聲公因之古若無

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和詩所謂德音不可瑕疵也齊地少昊時爽鳩氏居之虞夏時季荊因之殷時姜姓逢伯陵因之後又蒲姑氏因之周踐蒲姑以封齊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
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
望而畏之故鮮上聲死焉水懦音儒弱民
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
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音
苻音蒲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
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一作盜少止

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
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
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汜可小康惠此中
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母從同縱詭隨以謹
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
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絀
音求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和之至也
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萑苻鄭澤名取人謂顛越殺人以取貨盡之謂攻滅之盜少止言他處盜亦斂迹也

詭隨謂詭人之善隨人之惡不可縱之競
練言強急為政者不可強急不可剛亦不
可柔惟優優得和平則百祿聚之此子產
卒後仲尼論之之言及于產卒乃追述之
遺愛謂得
古人遺風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

侯使士鞅來聘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

于宋南里以叛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冬蔡侯朱出奔楚

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音洽一音洽作州

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

音樂之興也而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

樂器以鍾之興以行之小者不窕音桃大者不

枹戶化切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

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一作枹則

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枹矣王心弗

堪其能久乎

昭二十一年景王二十四年也無射者鐘

律應無射之管襄十九年季氏作林鐘之

鐘亦取管律無射鐘大者國語云王鑄無射而為之大林舊說鑄無射而以林鐘之

數益之。故單穆公云：鐘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則耳不及。伶州鳩言：鐘尚羽者，重者從細，今細者過其主，則妨于正。細抑大，陵則不容于耳。聽聲越遠，非平也。皆言其鐘過大，王不聽諫，卒成之。故伶州鳩知其有心疾，韋昭用賈逵無射以大林為覆之說，則國語與左傳皆不應言無射。鐘大，孔穎達謂左傳與國語言全不同，皆未檢也。此鐘于隋開皇十五年始毀，不言其有覆窳，細也。楓橫大也。心億安也。不成，不滿也。不容，不堪也。

三月葬蔡平公。蔡天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亾乎？若不亾，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

解同于位。民之攸暨許器切。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失位謂不在嫡子位。暨息也。言民之所從。

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去聲諸晉。

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音秘之禮為士鞅。士鞅

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

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

為十一牢。

為政謂掌賓客之事。鮑國事在十四年。七牢本非禮。十一牢尤非禮。傳言季氏之妄。

不顧國體

宋華費遂生華貍音區華多僚華登貍為少司

馬多僚為御士與貍相惡去聲乃譖諸公曰貍

將納亾人亟切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亾

其良子死亾有命吾不可以再亾之對曰君

若愛司馬則如亾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

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去聲之酒而使

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

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

逐華貍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

之賜及從去聲者司馬亦如之張勾尤之曰必

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

告張勾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

甚吾又重之不如亾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

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勾不勝

音升其怒遂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

以叛而召亾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

輕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

宋城舊鄘一作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華費遂三子登於前年冬。臣也。尤之。怪之也。子皮。龜字。以劍劫費遂。侍人。使言其情。曰。任鄭。鄭。皆龜黨。橫。宋城。南地。樂大心。豐。愆。華。輕。皆宋大夫。盧門。宋。東城南門也。南里亦城內地。舊鄘。桑林之門。蓋宋舊城。小于新城。守之以禦華。向。時。華。向。作。亂。在。都。城。中。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

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分則日月同道至則日月之道交互而過此不為災乃梓慎新意知為月掩日之漸矣故以日被掩為陽不克斷為水災乃是偏知無證故二十四年日食慎言將水叔孫乃以為旱知其無所依據也叔輒叔弓子字子叔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

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去聲人有奪人之心後

人有待其衰蓋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

而固則華氏眾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
 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雒音甘
 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
 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亾君請待之。」
 乃徇曰：「揚徽同徽者，公徒也。眾從之。公自揚門
 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亾君死，二三子之恥也。
 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
 死齊致死莫如去。」上聲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
 從之。華氏北，復亾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

上聲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僂

力主切新居于新里。既戰，說同脫甲于公而歸。華

娃他口切居于公里，亦如之。十一月癸未，公子

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

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

為鶴，其御願為鶩。子祿御公子城。莊董音謹為

右。子孿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為右。相遇，城還。

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同彎矣。

曰：「平公之靈，尚輔相。」去聲余豹射出其閔，將注。

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張匄抽

矢而下射之，折股，扶伏。如字一作匍匐而擊之，折軫。

又射之，死。干犢請一矢，城曰：余言女。同於君

對曰：不死，伍乘。去聲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

君焉。音薦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

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去聲見華貍，曰：吾為

樂氏矣。貍曰：子無我廷。求枉切不幸而後，亾使

華登如楚，乞師。華貍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

犯師而出，食於睢。音雖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

遠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

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

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時晉齊衛曹助宋而吳楚助華氏。公臣有

廚人濮翟僕。公子城莊莖，向宜字子祿。華

氏有華登，華姓。鄭翩，華豹，干犢，張匄，華亥，

華貍，齊臣為烏枝鳴。晉荀吳又率齊苑，何

忌，衛公子朝，曹翰，胡救宋。吳臣為苦雒，偃

州員，救華氏。衛公子朝前年奔晉，今還衛

華登無來恐已不幸亦不不至如欒氏死也欒氏事在襄二十三年明年楚人救華氏

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去聲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東國隱太子之子平侯廬之弟朱之叔父也

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鼓叛晉屬鮮虞晉有師謀故辭賓

經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

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大蒐于昌閔昭公無傳

之時三書蒐著強臣之屢弄兵而危公也三綱軍政之本故寓戎事於田以納民於軌物今三家專魯公無軍行其本夏四月乙丑

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劉

子單音善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

猛入于王城 冬十月王子猛卒 十有二

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無傳

傳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啟帥師

伐莒莒子將戰苑平聲羊牧之諫曰齊帥去聲賤

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夫國不可怒也弗聽敗

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

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

是乎大惡去聲其君

壽餘莒地在今安邱稷門齊城門也大惡者謂再被伐遠受盟

楚遠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

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

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

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

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音戈君若惠保敝邑無

亢去聲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

人患之諸侯之戍音庶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

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

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

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
寧華定華驅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
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邊卬為大司徒樂
祁為司城仲幾音機為左師樂大心為右師樂
輓音晚為大司寇以靖國人

楚請受華向而戮之欲使宋釋圍聽奔楚也諸侯之成言華向亦不復能為宋患故聽其奔經書華亥向甯華定不書驅登及皇奄傷省臧士平者五人非卿也六卿皆易人宋亂三年而後弭二十年梓慎之言驗

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如之

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蚩事單音善穆公惡

去聲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

以為亂願去上聲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上聲

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

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

人犧寶難已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

山使公卿皆從去聲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

乙丑崩于榮錡音綺氏戊辰劉子挈卒無子單

子立劉蚩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

羣王子于單氏

王子朝景王之長庶子賓起字孟其傅也王與孟言欲立朝而未定朝亦自說其事劉獻公劉摯也庶子劉狄字伯益單穆公單旗也單劉以犬子壽之弟猛當立不欲立朝伯益亦惡賓孟及子朝自說之言欲去之孟見雞憚為犧因言人為犧則貴與雞犧異何者雞犧則為人之犧當見殺故曰難人為犧則是己犧己貴而為犧凡事皆用他人故曰何害喻言以朝為犧則朝貴王知其意故弗應將殺單劉者為子朝去害榮錡氏今鞏縣榮錡淵也劉摯無子者謂無嫡子庚辰見王謂見王猛

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

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

晉取鼓在十五年前年叛即鮮虞略東陽謂行視東山也昔陽見十二年傳今鼓子所居滅鼓以涉佗為守

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去聲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平聲餞之甲

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

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

出王子還與召音邵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

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頊
同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
 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
 乙丑奔于平時音止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
 發弱駸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
 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
 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
 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
 廢也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

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
 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鄩音尋肸
 伐皇大敗獲鄩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
 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己
 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
 圍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
 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
 蜚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一作
 杜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

王卽位館于子旅氏

時子朝之黨百工喪秩者靈景之族王子
 還姑發弱醜延定稠八人召莊公奭摯荒
 鄆胙其地有郊要餞京前城東圍王猛之
 臣有單子劉子樊頃公齊鞏簡公甘平公
 王子處司徒醜子旅氏其地有劉揚領平
 時圍車皇王城皇在今鞏縣王城洛陽西
 也莊宮莊王廟平宮平王廟九州之戎州
 鄉屬也焦瑕溫原晉四邑郊社皆周地王
 猛卒周人諡曰悼王猛弟勾立是為敬王
 經書秋入王城傳言冬十月丁巳經書十
 月王子猛卒傳言十一月乙酉皆差一月
 經書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下傳云十
 二月庚戌閏月辛丑明年傳正月壬寅朔
 則十二月當癸卯閏月癸酉朔亦差一月
 或經是魯史閏在前傳記事承周史閏在
 十二月也杜預皆云經誤此文繁多各有

條理俱不
得有誤

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

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汜

于解音蟹次于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

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

辛丑伐京毀其西南

音師分屯四邑敬王師分屯
三邑晉師取前城王師取京

欽定春秋左傳讀本卷二十四



武英殿本重刊

女傳詩本卷二十四

三

聖